

弃军从政 投身政坛

正当丘吉尔顺风顺水时，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身体因病每况愈下，于1895年1月24日辞世，让年幼的丘吉尔承受了丧父剧痛。丘吉尔在人生最需要庇护的时候，顷刻间失去了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的大靠山。祸不单行，丘吉尔的外祖母和保姆同年先后去世，家庭一连串的不幸变故没有使丘吉尔一蹶不振，反而给丘吉尔注射了“催熟剂”，使丘吉尔一下子成熟、坚强、自立，真正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宰。

从军校毕业后，丘吉尔开始认真谋划自己的未来。起初，丘吉尔立志纵横沙场，建立军功，为此他不惜冒生命危险，赶赴硝烟弥漫之地，可以说“英国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丘吉尔”。随着时间的推移、认知的深刻，丘吉尔发现从政更有前途，更能发挥作用。于是，丘吉尔毅然弃武从文，开启了政坛生涯。英国军界少了一位出色的军人，政界多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1900年10月，丘吉尔成功当选为奥德姆选区保守党议员，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实现了从军官到议员的华丽转身。初入政坛的丘吉尔初生牛犊不怕虎，胆大心细，从实际出发，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政治观念，“万绿丛中一点红”，不拘泥于党派、政见的约束，以我为中心，只服从自己的主观意志，不久就让人领教了他的非同凡响，先后两次经历转党风波，成为英国政坛的绝对异类。

丘吉尔进入议会第4天就完成了“处女演说”，语惊四座。身为保守党议员的他竟然毫不留情地批评本党的南非主战政策，为布尔人说话，博得了自由党的欢呼，引起了保守党的愤怒。丘吉尔一下子成为党内著名的反对派。从扩军问题、军费开支到陆军海军主次、关税壁垒问题，丘吉尔与保守党大唱反调、渐行渐远，决裂已然不可避免。1905年1月，丘吉尔脱离保守党，5月加入自由党，成为著名的“叛党人士”。当年12月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上台组阁，丘吉尔就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当时丘吉尔年方31岁，可谓英气勃发。20世纪20年代以后，丘吉尔的政治观点与自由党越来越格格不入，深感掣肘的丘吉尔打起了再次转党的念头。1924年11



■ 老年丘吉尔

月7日，丘吉尔加入以保守党领袖鲍德温为首相的内阁班子，出任财政大臣。离开20年后，丘吉尔再次回到保守党的怀抱，成为保守党重臣。转党大事丘吉尔居然先后干过两次，而且都得到重用，不得不佩服丘吉尔的天马行空、我行我素。

进入殖民地事务部以后，丘吉尔大刀阔斧，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干，表现可圈可点。由于业绩不凡，继任中风的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为首相的阿斯奎斯筹建新内阁时，委任33岁的丘吉尔为商务大臣，丘吉尔正式进入内阁。

1910年丘吉尔由商务大臣转任更重要的内政大臣，原本对丘吉尔是一件幸事，可由于丘吉尔决策失误，内政大臣并没有给丘吉尔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工人罢工，丘吉尔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出发，采用铁腕手段强行镇压，留下不少后遗症。镇压托尼潘迪镇工人罢工、铁路工人总罢工，西德尼街的杀戮等让丘吉尔的威信大跌，激起了众怒，直到1911年丘吉尔转任海军大臣才算解脱。海军大臣对丘吉尔来说顺风顺水，任期内业绩不凡。丘吉尔提高了海军士兵薪饷，致力于海军技术革新，军舰新装15英寸大炮，

建造战列舰，丘吉尔尽管遇到议会等的阻力，但从不遗余力地壮大海军，历史证明了他的眼光独到。丘吉尔任海军大臣33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被动参战，由于丘吉尔经营有方，英国海军一战一开始就处于备战状态，迅速进入角色。

一战中在海军大臣位置上有滋有味的丘吉尔欲趁热打铁，煞费苦心制定了针对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战计划，作战过程中由于地中海舰队司令卡尔顿中将指挥不力和陆军大臣基奇纳坐视不救，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贻误战机，最终死伤、被俘4.33万人，狼狈失利。达达尼尔海战失利责任主要不在丘吉尔，但形势使丘吉尔成为众矢之的，被黯然免去海军大臣之职，成为闲职不管部大臣。与丘吉尔关系不错的劳合·乔治担任首相后，起用丘吉尔为军需大臣，离开政坛20个月后丘吉尔重新归来。1929年因经济危机失去财政大臣之职后，赋闲整整10年；丘吉尔失职不失志，潜心总结得失，密切关注世界形势，二战的爆发、英国绥靖政策的失败终于促成丘吉尔重返政坛，重新出任海军大臣。从此，丘吉尔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纵横捭阖 接任首相

丘吉尔具有政治家的气魄和眼光，一战结束时对《凡尔赛合约》过度蚕食德国深感不满，认为会激起德国民众的不满与仇恨，埋下新的战争种子，可惜他的建言当时无人肯听。纳粹主义在德国横行、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以后，丘吉尔更是寝食难安、忧国忧民，时刻关注法西斯的一举一动，屡屡向世人发出警告。然而众人皆醉我独醒，丘吉尔的远见卓识无人理解。当二战爆发、英国绥靖政策一败涂地时，政府首脑、国人想起本国还有一个目光远大、战斗不息的雄狮。

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正式接任张伯伦成为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外希特勒气势咄咄逼人，波兰、丹麦、挪威相继沦陷，荷兰、比利时危在旦夕，

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法西斯德国的阴影之下；在内英国政党各执己见，意见不一，前任首相张伯伦留任枢密院院长，心存不满，国内气势低落、民怨沸腾，留给丘吉尔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丘吉尔以最快的速度组建5人战时内阁，由3名保守党成员和2名工党成员组成，全权负责外交内政，协调了两大政党之间的权力；对张伯伦尊敬有加，不追究他过去的绥靖错误，赢得了保守党领袖的支持，实现了党内和谐；5月13日在下院发表了声情并茂、感人肺腑的第一次施政演说，取得了381票支持、0票反对的绝对支持。丘吉尔步步为营，终于坐稳了首相宝座，接下来他该全力以赴对付气焰如日中天的希特勒了。

丘吉尔上台之后，竭力将他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性格赋予英国，充分激发英国的士气与信心。1940年5月底，德国军队绕过马其诺防线后迅速推进，将40万英法联军逼到敦刻尔克这一狭窄地带，英法联军即将遭遇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丘吉尔当机立断，制定海上大撤退方案——发电机计划，从5月26日到6月4日，出动英伦三岛所有大小船只九天九夜不间断地救援，加上希特勒决策失误，丘吉尔整整救援出34万英法联军，为二战的战略反攻保留了有生力量。

在实现全国总动员的基础上，丘吉尔纵横连横，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不断壮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丘吉尔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尽管与苏联有敌意，大敌当前丘吉尔与苏联释释前嫌，德军闪击苏联以后，英苏双方结成了可靠的同盟。同时，丘吉尔不断争取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支持，积极与罗斯福斡旋，美国向英国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几乎掏空了美国的军火库。与罗斯福签署《大西洋宪章》，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对法西斯宣战，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三巨头终于握手，齐心协力对抗法西斯。二战形势逐渐扭转，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同心同德下，意大利、德国、日本先后投降，二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告终。

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

汤雄

28.家族遗传荨麻疹

胡允平就把这个情况向李存仁书记作了汇报，后经李书记亲自动员，李燕娥才到华东医院做了进一步的检查。结果，确诊为子宫颈癌。4月9日，李家炽副局长将李燕娥的病况向北京的宋庆龄作了电话汇报，宋庆龄听了，立即指示：“同意采取的措施，要用最好的医生，费用自付，进展情况及时报告。”从4月11日到4月15日，李燕娥在华东医院住了5天，后来又回到肿瘤医院做放疗。因为李燕娥体形胖、肚子较大，放疗的焦距难以对好位置。胡允平立即把这个情况向李存仁书记作了汇报。李书记又把李燕娥的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于是，宋庆龄决定让李燕娥到北京去治疗。

那时的宋庆龄的体力明显不行了，所以这次她没有陪着大家看完电影。她趁换片的间隔站起身，然后在保姆顾金凤与钟兴宝的陪同下，不无歉意地微笑着环顾了一遍众人，点了头，这才无声地转身走回楼上休息去了。当时，所有观看电影的客人与北京寓所的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全体起立，尊敬地目送着宋庆龄在两个保姆的搀扶下，蹒跚地走出楼下的小饭厅。

胡允平自这次见到宋庆龄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但宋庆龄那慈祥可亲的微笑与宽厚博大的背影，却永远留在了她的记忆屏幕上。

1980年3月初。一次，胡允平去上海宋庆龄寓所看望李燕娥的时候，李燕娥对胡允平说大便次数多。出于职业习惯，胡允平估计可能是肿瘤转移。后经妇科检查，确诊是癌症转移。胡允平立即通过领导，向宋庆龄作了汇报。3月25日，宋庆龄特派北京寓所的工作人员陆森林前往上海寓所，将李燕娥又接回北京治疗。4月21日，李燕娥在北京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由于已是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李燕娥后来只能靠药物维持。1981年2月5日，李燕娥在北京去世。这是余话。1969年刚过完元旦，宋庆龄那与生俱来



的家族遗传史的荨麻疹复发了。那天，宋庆龄对保健医生顾承敏说，因这里（北京）水土不服和气候关系常闹病，她想在三、月份回上海。

荨麻疹是一种可恶的顽症，它折磨了宋庆龄整整一辈子！翻阅宋庆龄和王安娜、廖梦醒、沈粹缜等亲密的女性的四百多封私人通信，将近半数以上的信中，都流淌着宋庆龄对这例顽症的控诉与声讨。

这例顽症，使得宋庆龄备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几乎用尽了各种各样的中、西、土与洋、内服与外敷的治疗方法，使她“什么药都准备吃”，使得一向以幽默著称的她因“它使我浑身上下都刺痒，甚至晚上也是如此，使我脾气也变了”。这顽症，就是宋庆龄那有家族遗传史的荨麻疹！

宋庆龄的父母亲在把聪明睿智的头脑与美丽姣好的外貌遗传给她的同时，也把这顽症遗传给了她，遗传给了她的同胞姐妹们：“上星期天我的姐姐和妹妹乘C—54去里约热内卢……我希望她们的荨麻疹能治好，到秋天就回来。”（宋庆龄1944年致杨孟东信稿）

荨麻疹，一种过敏性的皮疹，一种皮肤病，又称风疹块。症状是局部或全身性皮肤上突然成片出现红色肿块，甚痒。乍发乍退，不留痕迹，日或反复数次。急性的旬日可愈，慢性的往往持续数月。致病因素复杂，某些食物、药品、虫咬、细菌感染、接触刺激性物质及冷热过敏等，均可引起此种病症。

说荨麻疹折磨了宋庆龄一辈子，并非夸张，因为仅从她1943年8月29日致程xx的信中披露自己“正在每日服用维生素B以防止此病复发”开始，直到1981年2月13日，距宋庆龄逝世前的三月前，荨麻疹还不依不饶地左右着她，使她：“自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我的老毛病荨麻疹一直困扰着我，几乎无药可治。我现在还在吃中药，但是也不能减轻那可怖的刺痒。处在这种痛苦的境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遗憾地告诉你，我还得了支气管炎，所以我不能做有益的工作了，也不允许我见朋友，即使像邓大姐这样的老朋友也不能见。”（宋庆龄1981年2月13日致廖梦醒信摘）

14.伍家的挺举来了

齐伯掏出三块银元，放在枕边：“这三块银元，齐伯送给你看伤，等你的伤养好了，齐伯就来带你玩，好不好？”淑贞的眼里流出泪：“谢……齐伯……”齐伯轻拍她几下，转过身，坐在伍傅氏为他备下的椅子上。

“齐伯，”伍傅氏早已倒好一碗热水，双手递上，“家里乱糟糟的，也没个茶叶，只好请你喝白水了。”齐伯端起碗，连喝几口，放下，从袋里掏出镯子：“请问夫人，这只镯子是你的吧？”伍傅氏惊道：“是……是哩。”齐伯递给她：“老爷吩咐我送还夫人。老爷说，此物是伍家祖传之宝，多少钱都是买不来的，不要轻易典当。有啥难处，夫人只管讲出来就是。”伍傅氏接过后镯，擦泪。

刚刚送走齐伯，挺举、顺安就双双回来了。“举儿，”伍傅氏把挺举叫进屋里，关上房门，从床底摸出一个布包，摆在桌上，“你打开看看。”挺举打开布包，里面是三十块银元。“妈妈，”挺举目光错愕，“介许多钱，打哪儿来的？”伍傅氏淡淡说道：“你阿爸人险那日，齐伯送给妈妈的。”“齐伯为啥送来？”“齐伯讲，这是鲁家礼金。”挺举长吸一口气，眉头凝起。

“举儿，按照规矩，礼金不能当场退。可妈妈晓得，鲁家这份礼太大了，阿拉不敢受，不能受，也受不起。这些日来，无论妈妈多为难，也没动过一个儿子。”挺举微微点头。

伍傅氏又从衣袋中摸出十块银元，摆在旁边：“这十块洋钿，是妈妈从典当行里典来的。”挺举急问：“你典啥了？”“就是它。”伍傅氏摆出手镯，“这是妈妈过门辰光，你奶奶送给妈妈的。”“这……”挺举目光质询。

“齐伯方才送回来了，”伍傅氏解释道，“那家典当行是鲁家开的，是鲁老板让齐伯还回来的，说这是阿拉祖传，不是钱能买到的。鲁老板还让齐伯送来几袋大米，这都码在院子里，想必你也看到了。”挺举再次长吸一口气。

“儿呀，”伍傅氏面露难色，“这些钱全都是从鲁家来的。你知道，你阿爸至死都在跟鲁老板斗气，妈妈晓得不能花。可大比在即，你必须上路，盘缠又无从筹起，妈妈……”伍傅氏说不下去，掩面哽咽。挺举的两眼一眨不眨

地盯在那堆钱上。

“儿呀，”伍傅氏擦去泪，“你阿爸走了，妈妈一个妇道人家，一没见识，二也没个娘家可以仗恃，只能把事体搁在这儿了。”挺举缓缓跪下，仰脸望着伍傅氏，伸手轻轻抚去她脸上的泪水：“妈妈，你有儿子。儿子长大了，儿子晓得如何处置这事体。”伍傅氏含泪点头：“妈妈全听你的。”

碧瑶与秋红正在房间收拾行李，俊逸走进。“阿爸，”碧瑶停住手，“我们啥辰光动身？”“后晌五时前后，”俊逸看下表，“辰光还早，我们去望望你外婆，跟她道个别。”“秋红，”碧瑶脸色一沉，冲秋红道，“你这出去一下！”秋红朝俊逸打个拱，走出去。

“阿爸，”碧瑶直视俊逸的眼睛，“我问你句实心话，你真的不再想我阿姨了？”“瑶儿，你哪能又提这事体哩？”“我问你，是想还是不想？”“不……不想了。”“阿爸，”碧瑶甜甜地叫一声，扑进俊逸怀里，“你是我的好阿爸哩！你不能想她，你也不能想其他人，你只能想我，只能想我一个人！”“好好好，”俊逸苦笑一声，拍拍她头，“阿爸只想你就是。走吧，你外婆正在巴望你哩！这一去，不晓得啥辰光才能回来。”

二人正要走出，齐伯匆匆进来。“老爷，”齐伯道，“伍家的挺举来了，想见见你。我让他在客堂候着。”“挺举？”俊逸眉头动了下，对碧瑶道，“瑶儿，你稍稍等会儿，想想给外婆送个啥子纪念。”

俊逸二人赶到客堂，挺举起身揖礼。俊逸还过礼，伸手让道：“挺举，坐坐坐！”转对丫环，“看茶！”“鲁叔，”挺举再次拱手，“我，我妈妈，还有我阿妹，谢你了。”“呵呵呵，”俊逸摆手笑道，“要谢，也是我该谢你才是。”指座，“坐呀，甯客气！”挺举坐下，从怀中摸出钱袋，摆在案上。

看到钱袋，俊逸打个惊怔：“贤侄，你这是——”“鲁叔，”挺举指着钱袋，“这儿是三十块洋钿，是我阿爸大丧那日齐伯送去的礼金，我妈妈讲了，鲁叔的心意我们收了，至于礼金，要我如数奉还。”“这……”俊逸看一眼齐伯，苦笑道，“这是礼金，又不是别的，你妈妈她……”

寒川子

第一商会

